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十四 三十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陳燦

謄録監生臣李錦

尚書全解卷三十四

宋 林之奇 撰

周書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
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
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
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
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
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
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

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奄即淮夷也上篇逸書之序皆言踐奄則是成王之東伐淮夷所滅者奄也而下篇周官之序遂言滅淮夷以是知奄即淮夷之一種總而言之則謂之淮夷別其國名則曰奄考之春秋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吁舒之有舒蓼舒鳩正如淮夷之有奄也當成之初即位周公之攝政奄蓋嘗與武庚三叔興兵以共為

脣齒而間王室矣觀大誥序言三監及淮夷叛而多士有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則知當時所謂淮夷叛者即奄也今成王既即政而奄又叛焉盖周自文武興於西土而化行於南故西夷最先服而東夷之服爲最後是以武王牧野之戰方與紂决勝負於行陣之間而西南夷之邦所謂庸蜀羗髳微盧彭濮者已皆作使而成王之即政天下已太平矣東夷之奄猶興兵以叛也當周公之攝政則奄之叛

也周公征之及成王之即政則奄之叛也成王征之
成王之征之也以其恃遠不賔故屢叛命既討平之
則遷其君而居於蒲姑蒲姑齊地也使之密邇中國
以教化之故也既自奄而歸在於宗周之鎬京諸侯
皆來朝會周公稱王命以誥庶邦之諸侯故作此篇
蓋當周公之攝也淮夷以武庚有興復之志三叔有
流言之禍遂與之相搆以爲亂周公雖討平之而以
殷之頑民遷於成周然當淮夷之再叛殷人不能無

覬覦之心故作此篇以告之言桀紂之所以亡商周之所以興明天命之不可不畏汝當遷善遠罪毋懷反側以自速罪戾也葢此篇與多士之意同然多士之所誥者殷之頑民而此篇之所誥者併於多方諸侯唐孔氏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位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此

說是也五月丁亥先儒以爲歸政明年之五月按多士之發首曰惟三月先儒以爲致政明年之三月然周公既成洛邑而後歸政洛邑之營以攝政七年之三月而歸政在其十二月則以明年三月遷殷頑民於成周其年月有所考按此篇有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我監者即所謂監我士師工也周公歸政而後監我士師工既臣於我監五祀則非明年之五月矣世代遼遠不可得而考也先儒又言淮夷奄叛魯

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則是以魯之征淮夷與成王踐奄同時此非也蓋先儒既以周公歸政而命公之後封伯禽於魯故以魯征淮夷為在歸政之明年按伯禽之封於魯久矣非在周公歸政之日也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伯禽率師伐之於費作費誓由此觀之則魯之征淮夷不與成王之踐奄同時先儒言之非也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即序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也宗周

鎬京也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皆指鎬京而言周公曰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告也漢孔氏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唐孔氏曰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此說皆是猷者發語之辭先儒曰順大道告四方若字在曰之上猷字在曰之下而以若為順以猷為道言順大

道其說鑿矣此蓋將以告四國多方之諸侯故發語而有此言也殷侯尹民言殷之諸侯正民者唐孔氏所謂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者也既言告爾四國多方而又特言殷侯尹民唐孔氏所謂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是也我惟大降爾命所謂成王既黜殷命也蓋紂雖滅而武庚尚封於殷之故都則殷命未降及武庚以叛見殺殷之故都無復湯之子孫是爲大降爾命也我之所以大降爾命者蓋以武庚

忘我周之大德而逞其不軌之謀故不得已而誅之此乃爾之所親覩爾無不知之也意謂武庚之亡乃天之命爾當備知之矣於是以桀紂之所以失天下者委曲以訓之以見夫興廢存亡皆有天命而天之所以予奪者又皆係其君之如何耳不可以僥倖求也此惟圖天之命謂桀也言桀大惟謀天之命欲天之永顧于我夏家桀雖有圖天之志而不知所以圖天之道故不能長敬念祭祀之事嘗考之詩如曰邛

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盖先王之於祭祀内盡其誠外盡其物洋洋乎如鬼神之在其上在其左右故天錫之以福而萬世不絶三百篇之中其歌詠福壽之綿長未有不自於祭祀桀欲圖天之命而不敬念祭祀之事是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桀雖不能敬念祀事而天猶降格而向之譴告警戒欲扶持而安全之桀則不知天戒之可畏大爲逸豫不肯爲憂民之

言夫有憂民之言未必有憂民之心桀尚不肯爲憂民之言則無憂民之心可知矣乃大爲滛昏之行於天之道不能勸勉於終日之間欲其終日且不可得况於朞月乎况於終身乎廸道也天之道者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也此皆爾之所聞蓋武庚之事則爾殷侯見而知之故曰爾罔不知桀之事則爾殷侯聞而知之故曰乃爾攸聞也麗先儒作平聲讀施也謂所施政教不若只作如字讀薛氏曰麗與離麗也之麗

同陳少南曰麗附也皆是也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附天未有不眷之也民之所去天未有不釋之也桀不明於民之所以附則其德無以得民心其何以得天之心乎乃欲圖帝之命其可哉蓋有得天之道雖無求於天而福壽自至無得天之道則雖汲汲以圖之天豈可以圖而得哉而説者亦以圖天之命圖帝之命曰天曰帝從而爲之分別亦鑿也既不能明民之所以附故乃大降刑罰以斬艾

其民是崇亂於有夏也崇亂者猶言長惡也甲始也言桀之亂自內而始也夫言天下之治者自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及其亂也亦然蓋亦自身而及家自家而及國自國而及天下故其始在內也旅衆也舒惰也盤庚曰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民雖卑弱不可以不善承之也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爲人上者奈何不敬禹之所以訓其子孫惟以民

之所係者重不可不敬也桀不能善承於衆則其不遵祖訓甚矣桀之不能善承於衆則罔大進於恭德而惟大惰于臨民則其恭德何以大進恭德不大進則安能善承于衆乎惟是有夏之民饕餮者忿懫者加欽崇而尊用之與之劓割夏邑劓割者言其戕賊之政如劓割然也饕餮者則必厚賦重斂以傷民之財忿懫者則必嚴刑峻治以殘民之命此其所以爲劓割夏邑也蓋桀之所以肆其虐政者非獨一人也

其左右前後無非小人故其虐政浸淫於天下則斯民不自聊生必將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故天於是鑒萬方而求爲民主者也天之愛民甚矣必不使一人肆于民上棄天地之性以從其淫其時惟湯之一德可以享天心故天降明美之命于湯使王天下而刑絶有夏使不得保其社稷也惟天不畀純言天之不與桀者大矣純與天惟純佑命事雖異而意則同天之所以不畀桀者蓋桀不能以四方之義民長久

以多享國祚也夫義民者用之則安富尊榮以享其
翼之壽桀雖有義民而不能用故亦不克享國惟夏
所恭敬之多士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之道蓋夏之多
士貪饕忿懫豈能明此哉保享于民謂安民而以之
享國長久也義民則明于保享之道饕懫是用則宜
其不永矣此多士者惟相與爲虐以毒斯民凡百所
爲大不能明故成湯以是時而興乃以天之多方簡
求可以代夏者惟湯上當天意故代夏而作民主湯

之所以能作民主者蓋以湯謹其民之所附者以推之於民故民莫不胥勸既有以使民之附矣雖其民之陷於刑者亦不以爲怨皆用勸也自成湯以後至於帝乙無不明德而謹罰而民亦皆用勸夫明德者固所以使民勸至於刑罰豈亦使之勸哉蓋先王之於刑罰謹而行之出於不得已故刑一人而天下莫不洗心滌慮以遷於善故其刑罰之行察其要辭以其罪而殄戮之以其無辜而開赦之無有不勸者矣

今至於爾君紂則不能率乃祖之所行故不能以爾多方而享天之命蓋德之不修則雖有多方而不克享德之修則雖七十里而可以王也惟紂之所以至於滅亡者無非自取之也爾多方其可以有他志哉無逸論中宗高宗祖甲享國之永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罔弗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言商之賢君惟三宗而已則其餘無非辟王也多士則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

明德恤祀多方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謹罰則是由紂以前無非賢王也蓋與成王言則責其難不如三宗之享國不足稱也與商民言則樂道前王之善苟能克紹成湯之基緒而不至失墜者皆可稱也讀書者苟不以意逆志則是周公之言自相違背不足以爲萬世之訓矣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

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

惠王熈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篇陳桀紂之所以失天下商周之所以得天下以誥多方之諸侯意謂天之所奪非人力之所能支天之所予非人力之所能移而其所以或予或奪者又

係其德不德如何耳汝多方諸侯當謹於奉上以順天命不可以有他志也前既言桀之失德而天命湯以代夏作民主雖繼之以紂之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而紂之所以墜厥命周之所以受厥命詳言其所以然之故使多方諸侯知天之棄商而不可復興則自此以下是也言天之喪夏非天有意以用釋之也桀自取之耳其喪殷也亦非天有意以用釋之也亦紂自取之耳蓋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

溢靡麗天表之憪憪之以禍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纂數百年之基緒而乃喪國亡身覆宗絶祀者其於禍敗蓋自已求之天但憪之而已故天之所以釋有殷者乃以爾之君以此多方之衆而欲謀天之命使其永眷顧於我殷家綿綿延延歷千萬年而不絶而乃大有淫佚之行此豈可以謀天命哉夫既奄有多方之衆則是天命未改使其能懷戒謹之心以修厥德則雖不切切然以謀天命蓋未艾也既大為淫

佚矣則雖欲以多方而圖天之命多方豈可以常有而天命豈可以圖而得哉大為淫佚固不可以圖天之命而又屑屑有辭此又尤天之所惡也說文曰屑動作切切也言其動作屑屑然而皆為之辭說以自解釋也王嘉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大淫者固非所以得天而屑有辭者又益禍而促亡也史記言紂資辯捷疾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而武王數

其罪亦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祖伊以西伯戡黎之故奔告于紂紂則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其屑有辭紂蓋優爲之也雖則有辭自欺可也天其可欺乎桀之矯誣上天紂之屑有辭自古亂亡之君若出一轍也不集于享即上文不克永于多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言其享國之效於此不遂矣有夏之圖其政而乃不集于享則其政暴虐不足以得民心故也故天降是喪亡以禍之然天之

喪亡也必假手於人故湯自有邦諸侯闇而取之也夫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桀有天下而不知所以保天下之道則湯自一邦而闇之何者天子諸侯無常位也然湯亦豈有意於闇夏哉蓋天之命爾前既言紂之失德此復言之者將極陳紂之喪亡以明周之當有天下故畧舉湯之代夏以明周之代殷亦然也商之後王紂不思帝乙以前明德謹罰以克保成湯之基緒而不至失墜乃惟沈湎滛泆是

務以逸於逸焉逸厥逸者甚言其逸若醇乎醇之謂也其圖厥政也則惟職德之彰聞而其不潔也久矣故天降是喪亡以禍之紂之圖厥政而不潔是亦桀之圖厥政而不集于享天之所以皆降時喪也蠲潔也烝久也毛氏傳曰烝寘也而鄭箋爲久古者聲寘塡塵同正儀曰傳訓烝寘也故轉寘爲久而釋詁曰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寘塡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天惟五年須暇之則其不蠲也

久矣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言天之所以須暇商之子孫也夫聖之與狂其相去不啻千萬里之遠而聖乃可以作狂狂乃可以作聖者特在念不念之間耳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以是知念不念之間聖狂之所以分也苟其質之聖矣自恃其聖而不之思則日復一日天命之性益就彫喪其作狂也何有苟其質狂矣自耻其狂而思之日復一日天命之性怳然

而復其作聖也何有惟不念耳如太甲之初立不明乎德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豈啻狂而已哉及伊尹放之於桐致之憂患之地而發其憤悱之思遂能處仁遷義爲商太宗周公作無逸之書以戒成王以之與文王並列爲廸哲之君回視未放于桐之前相去豈不甚遠以太甲觀之則狂而克念者其作聖可必也故紂無道而天猶寛以待之至於五年罪惡貫盈不自悛革而後之喪亡者欲其自狂而克念

以作聖也則天之仁愛於紂欲扶持而安全之豈不至哉夫以紂之淫酗肆虐武王有應天順人之志而猶寛以待之兾其改過者武王忠厚之心也而以爲天者武王之所以爲天實使之也須待也暇寛也須暇者待之以寛也須暇之子孫謂湯之子孫蓋指紂也五年者先儒謂服喪三年還師二年蘇氏亦從此說夫觀兵之說予於泰誓已辨之詳矣泰誓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蓋武王即位之十一年若從先

儒之說則是即位之五年克殷也此所謂五年正猶武成之所謂九年也武成之所謂九年者意者武王未崩之前九年蓋亦以紂之惡可伐而不忍伐之故大統未集也此所謂五年者意者武王未克紂之前五年蓋亦以紂之罪惡爲可伐而猶冀其改過故須暇之也由是觀之周之伐殷豈得已而不已哉晉武帝以孫皓淫暴有問罪之志其臣羊祜則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没吳人更立

今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王濬則曰孫皓荒淫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强敵也此言正春秋時晉伯宗所謂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也盖其意以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晉武帝之心則惟恐吳之有賢主而我不得以逞其欲武王之心則惟恐紂之不能改過人之度量相遠一至於此不覵於晉武無以知武王之爲至德也武王寛以待之五年

矣而紂自以爲我大作民主矣何所慮哉故其言行無可念聽者誕作民主即所謂我生不有命在天也董仲舒曰晏然自以如日在天正此也紂既無可念聽故天求爾多方諸侯之賢者俾之代殷大動以威而開其能顧天者能顧天則命集之矣顧天與顧諟天之明命之顧同言其起居動作未嘗忘之若上帝之在其左右也大動以威者李博士曰天之釋商豈得已哉大動以威則非小變也是也開者天誘其衷

也天求其能顧天者而爾多方諸侯無有一邦可以堪顧天之道者言皆不勝其任也其時惟我周王知民之爲貴而善承于衆不敢怱慢能堪於用德以治天下可以爲天地社稷宗廟鬼神之主故天用教我周以用休而使膺受多福簡擇於多方而以殷之命與之爲多方之君也王博士曰天教周王以用休猶所謂天誘其衷也是也即上所謂開也桀之失德也天監于萬方睠求一德俾作神主而湯以一德之故

乃受天命以有九有之師紂之失德也天求爾多方開厥顧天而武王以用德之故乃畀殷命以尹爾多方由此覲之則湯武之事豈得已而不已哉蓋適當天心之所眷顧故不得不以征伐爲已任也使桀紂能守其祖宗之基緒則我豈間而取之哉使多方之諸侯其德有可以當天意者則天命必不捨彼而私於我也惟殷周之廢興皆有天命則我今豈敢惟務諄諄然以此多告汝哉我之大降管叔霍奄之四國

民命而黜之者惟其自作孽而已爾當戒之何不以誠信之道優游雍容寛而行之於爾多方四國之所以至於降其命者惟其不信故也爾何不爲我周王之夾輔介助賛襄其君以至於治以享天之命今爾雖殷之諸侯而尚得以居爾之居畋爾之田是汝不失其舊物則我於爾非無恩也爾何不順王而廣天之命乎宅爾宅畋爾田謂多方諸侯奄有其舊之封疆食其舊之田畒也熈廣也今汝乃怙過不悛我所

以順廸汝者屢矣而猶未能安靜以順上之命則以爾心未仁故也爾茍有仁心則能居易以俟命矣其有不靜乎爾乃不大宅於天之命而有覬覦反側之慮則是爾乃動作切切然以播搖天命是爾自作不常之事我將謀爾之信於正道故惟以言語教告汝使汝曉然知善之可爲而不善之不可爲教告之而不從則我惟要囚於汝以戰恐之使汝有畏而後遷善遠罪也至于再至于三則汝宜知過矣而乃猶不

服我黜爾四國民命之事則是汝怙終而不順其上我則以大伐而殺汝也非我一人所持之德不使爾康寧故使爾陷於刑戮乃爾之自召其罪也夫多方之諸侯廸之之屢而猶不静至於屑播天命使周不以教告而徐譬之遜納之于刑則是周之秉德不康寧也茍教告而不從則要囚之要囚之而又不服此豈可置而不問哉故必至於大罰殛之而後已今爾多方諸侯茍能夾介周王而宅天之命則雖要囚猶

可以免而况於大罰殛乎故以此言誘而進之使之有所愧亦有所畏而後無他慮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閲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廸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

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自此以上皆是徧告爾多方之殷侯欲其安於天命而不可以懷反側之心以侻倖天下之有變自此以下又所以戒勑殷之遺多士也殷多士者即自衞之故都遷于成周以密邇王室者槩此以下文言今爾

奔走臣我監五祀則此所語正指殷之多士而乃曰告爾四方多士正如康誥之篇正告康叔而曰大誥侯甸男邦采衛也唐孔氏曰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是也武王之滅殷而封武庚於其故都也則使三叔監之三叔既挾武庚以叛而周以殷之多士遷于成周使密邇王室適當周公之歸政故使周公爲之監焉所謂監我士師工是也我命周公監汝多士而汝多士奔走不倦以臣事於我

所立之監者於今五年矣商曰祀周曰年成王之祀者以其誥殷多士故也先儒以五祀爲五年無過則還本土蓋先儒以此篇之作在於成王即政之明年五月則未有五祀之期故其說不得不如此唐孔氏遂從而爲之說曰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其支離一至於此先儒於多士篇亦曰庶幾還有此本土又曰由洛修善得本土有幹有年夫周公既遷殷頑民

而又欲使之還本土此事無所經見多士曰爾厥有幹有年于兹洛此篇曰乃此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曰有年曰永力皆謂其能遷善遠罪則其子子孫孫永居洛邑而不絶不然則離逖爾土矣尚安得有年乎安得永力乎經以爲有年于兹洛洛邑永力則必無還本土之言先儒之説蓋臆見也胥相也伯長也謂於汝多士之中爲之長者是相長也正亦衆官之長或小或大皆有其長故曰多正顧氏以相長事即

小大衆正官之人是也爾之臣於我監既五年矣於惟有相長以爲小大之正者當爲多士之表率爾無不能守法也其有身而驕淫矜誇自作其不和者爾小大多正當有以和之也其於有家而乖爭陵犯自作其不睦者爾小大多正亦當有以和之也爾邑者總謂成周之地所遷之頑民一邑之内也自作不和則失其所以修身之道爾室不睦則失其所以齊家之道而爲之長者又無以和之使其德歸厚則爾邑

何自而清明哉惟其不和不睦者有以和之使其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而鄙詐慢易之氣不可得而入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此爾邑之所以明也爾邑之明是爾之能勤於事也夫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而好善惡惡者天下之常情也則凶德者蓋人之所忌惡焉夫自作不和爾室不睦皆凶德也爾能去其不睦之習而反之於善則不以凶德而見忌故曰不忌于凶德也爾之能勤於事

則爾庶幾不以凶德而見忌亦則以和而在位也穆穆和也和則無凶德矣修身而身以和齊家而家以和夫何凶德之有我能閱視爾邑而謀助於爾則自此洛邑庶幾永遠致力以享其土田之奉焉考之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於天子之公卿大夫士以及諸侯之臣其土田皆有等差故此篇上言畋爾田謂諸侯之所有者也此言畋爾田謂多士之所有者也天惟畀矜爾者

言爾能以和而在位則天當有以畀汝憐汝也天既畀矜於爾則我周亦當有大助爾大賚爾我周之所爲視天而已矣然天之畀矜我周之大賚者蓋於汝多士廸而進之簡而釋之使在王廷庶幾有服行爾事而在於大僚者蓋既廸之簡之故其才德可以處大僚之任者則使之服行爾事也自古人君之革命建國與夫掃平僭叛者豈以其所用之人槩不足取哉蓋亦擇其可用者而用之不以彼此而有分別也

光武之平公孫述述將有才幹者皆擢用之曹操之滅袁氏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爲椽屬其破荆州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劉備之降劉璋董和等璋之所授用也吴懿等璋之姻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顯任盡其器能蓋用人之道惟其賢而用之彼之臣耶賢則用之吾之臣耶賢則用之周於殷之多士而未嘗廸簡之者不賢故也其賢則雖大僚亦將使之服行爾事而况其下

乎故周以此誘之使之遷善也成王又謂爾多士苟不能更相勸勉以信用我之命爾亦則不能奉上矣夫我之所以命汝者優游饜飫丁寧委曲欲其心曉然知趨舍之塗豈欺汝哉爾以我之命爲信然而相率以蹈行之則奉上之道得矣不克勸忱我命則是不克享也爾不克享則凡民化之亦皆無奉上之心矣乃爾惟逸豫惟爲頗僻自暴自棄以歸於小人之域夫逸豫頗僻者豈天所以命之之意哉則是爾大

縻王命而不能奉承之也大縻王命則天之威將加於汝汝之於天之威乃自取之也故曰探天之威夫天之於人也其災祥禍福豈有所擇哉在人者於已取之而已矣天之畀矜非天私予之也以爾多士之穆穆在位故也天之威非天偏疾之也以爾多士之大遠王命故也無不自已求之者也爾既有以取天之威則我奉天之罰而致之於汝離逖爾土而遠徙之矣夫以殷之多士預於武庚之亂以間王室武庚

既誅則其黨姦同惡之人雖不可以盡誅亦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然後爲絶後患周則不然不忍以不教之民而致天之罰故不徙不從之遠方而乃遷之成周以自近焉既遷成周矣而猶不率教則必將使爾離遠於爾之本土而移之於遐裔也然其移之於遠也豈成周之私意哉有德者天之所命人君則制爲五服以章之凡以助天而已有罪者天之所討人君則制爲五刑以用之亦以助天而已故爾多士之

穆穆有位則天所畀矜周之介賚以助天之畀矜也大遠王命則天之所罰周之離逖以助天之罰也天之賞罰不假手於人則不成故也言豈惟譊譊然以多誥於汝哉我之所以命汝者皆致敬而告於爾我以敬告爾其可以不敬受哉又曰者陳少南曰承上文而言之也是也我之敬告爾以命者惟欲爾之和而已茍不能敬受則是爾之初已不能敬受于和之道離逖爾土之罰自此而降矣皆爾有以取之爾無

我怨也殷於夏之遺士廸之簡之而列於百官周之於殷不然殷士以爲怨也而况於離爾土乎然我之予奪皆本於天天之予奪皆本於爾多士爾多士不可不自反也以爲怨則非也畢命曰昔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多士暨此篇皆訓之之辭此其所以化也殷周俱征伐得天下殷既革夏邦家輯寧身致太平雖太甲昏庸伊尹放之于桐攝政三年而下不變及武王克商未幾周公相成王

而管蔡挾武庚以叛殷人嚮應周公討而平之遷其頑民於成周使密邇王室成王即政而奄又作亂殷人不無覬覦之心周公又作此篇以誥之者葢桀雖不道惟滅德作威以殘害于百姓湯舉大義而伐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惟桀之民困於虐政無與桀共惡者其望成湯若大旱之雲霓此所以身致太平至紂之罪則浮于桀矣觀畢命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

惟利口之俗至于康王歷五十餘年而尚未殄以此見紂於其民不惟肆其威虐而其智術機巧又有以漸漬商民之心術使與之同惡相濟以毒萬方書之所載如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以爲大夫卿士又曰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又曰紂有臣億萬至于牧野之戰所率以抗武王之師者其會如林紂雖滅而其餘民甚衆既其心術丕變於紂之惡此其所以廸屢不靜歷數世而餘風未殄向非有多士多方之篇明

言利害以曉譬之而又以周公君陳畢公為之師長其為患可勝言哉

尚書全解卷三十四

尚書全解卷三十五

宋 林之奇 撰

周書

立政

周公作立政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玆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徳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

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周公作無逸立政其意一也蓋當成王之即政而天下既已太平垂衣拱手不動聲色而遂享此治安之效周公懼其驕怠之心易生也故作無逸以戒之又懼其姦佞之臣易以乘間而進也故作立政以戒之無逸之篇蓋言夫脩德之不可以逸也立政之篇蓋言任用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夫當天下之治安上恬下嬉海宇無事雖逸固不可以縱然常人之情往往以為一日之逸未遽亂也雖佞固不可以用然常人

之情往往以為一人之佚未遽危也而周公則曰不然無逸之篇言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蓋謂雖一日之逸而萬世之禍所自萌此篇言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休兹知恤鮮哉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蓋謂雖一人之佚而羣邪之黨所自基皆所以遏其源而塞其端使成王戰戰兢兢之心不可

以須臾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則周之初可謂多士矣周公之作君奭自成湯至于武丁稱其臣之賢者不過一二人耳至于文王則有若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宫适而武王以其四人誕受天命以有天下然太公周公召公畢公之徒猶不與焉孔子稱周有八士而太顛閎夭猶不與焉足見其賢才之多矣及成王之繼統周公爲師召公爲保二公在王之左右而爲賢才之主於内則天下之賢莫不因之

以進想夫朝廷之上小大前後莫匪正人端士也而此篇猶以用人爲戒者葢成王中才之主雖周公攝政選用賢能以遺之爲之羽翼然其既聽政以躬攬萬機之務則一進一退而邪正兩途自此而分此周公所以諄諄以用人爲戒也在易陰陽之運未嘗不相爲消長盈虛五陰一陽爲復陽在下也自復漸進而爲夬則陽多而陰少陰聽於陽故也自夬又進而爲乾則無復有陰乾雖無陰而姤之一陰生矣五陽

一陰爲姤陰在下也自姤漸進而爲剥則陰多而陽少陽聽於陰故也自剥又進而爲坤則無復有陽坤雖無陽而復之一陽生矣君子小人之進退亦然當成王之世君子彙征無復有一小人間於其間此正乾之無陰也周公懼夫小人以巧言令色乘其驕怠之心以肆其惑則乾將變而爲姤故以是而戒成王也泰之爲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卦也而其上六卦之終則以城復于隍爲戒正周公之意也先儒曰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又曰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意謂立政必藉於得人故此篇之義以用人爲主而以立政命篇之名薛博士林子和之言皆然夫得人而後可以立政誠有此理而謂史官之名篇其本意在於此則不可蓋五十八篇之命名不可以皆有其義也余嘗屢辨之矣先儒以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爲周公告王之言咸戒于王爲周公盡以告王王氏之言亦然其說於

經意無相聯屬不如蘇氏曰周公率羣臣進戒于王賛之曰羣臣皆再拜稽首告天子今王矣不可以幼沖自待而陳少南之說尤爲詳明曰周公若曰而下帥羣臣之辭也用咸戒于王曰而下羣臣進戒之辭也周公曰而下周公因羣臣進戒而歎之也此說蓋本於王肅荀子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夫有天下必自爲之而後可則勞苦毦悴莫甚焉自爲之者役夫

之道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盖王天下者無他職業惟用人而已故周公帥羣臣而贊之使皆拜手稽首以致敬盡禮於其王謂王之嗣世而爲天子今既王矣非如前日之幼沖而周公攝之也周公攝政則王天下之職業其責在於周公成王即政則王天下之職業其責在於成王可謂任重負艱矣羣臣當有以戒之也羣臣因周公之言而皆進戒於王則謂王之左右大而常伯常任凖人小而綴衣

虎賁皆不可以非其人羣臣知夫王天下者之職業惟在於此故也常伯常任準人説者不同先儒謂伯訓長常所長事三公也常任者常所委任六卿也準人平法之人獄官也王氏則謂常伯庶官之長在位者也常任任事之臣在職者也準人非伯所任而吾取以爲準者也薛博士因王氏之言則以爲常伯三公三孤之類常任六卿之類準人師氏保氏之類林子和又以爲常伯冢宰之類常任六卿之屬準人三

公三孤之職其説皆不如蘇氏蘇氏曰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公卿曰常任守法之有司曰凖人蓋下文所謂宅乃事即此常任也宅乃牧即此常伯也宅乃凖即此凖人也此以爲伯而下文以爲牧則以伯爲牧民之長宜矣王氏以伯爲庶官之長而下文之牧則以爲庶官之率以牧訓率無是理也先儒雖以牧爲牧民九州之伯然其意不以此三者合於下文之三者又非也故知蘇説爲勝伯既牧民之長而曰

左右者蓋周官之設官有三公有九卿有牧伯顧命
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此雖六卿而無
非牧民之長蓋以牧伯而兼公卿故也此所以在王
左右者惟牧民之長任事之公卿以至凡守法之有
司無不得其人則朝廷之上皆正人矣然宮禁之内
侍衛之臣亦不可以非其人也故曰綴衣虎賁綴衣
掌衣服者虎賁即周官虎賁氏也夫常伯常任準人
所以與天子圖回萬機者固不可以不得人然其朝

見也有時至於綴衣虎賁朝夕與王處焉苟非其人則王德以之而蠹雖外得其人何補焉如齊威王時即墨之大夫賢而左右日毀之阿之大夫不肖而左右日譽之蓋褻近者非其人則毀譽亂真矣唐明皇常引鑑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以韓休之峭直而左右欲逐去之則褻近者可不謹所擇哉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文武之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

匪正人伊尹所謂左右文武侍御僕從即此綴衣虎賁之類也觀幽王之時卿士司徒師氏内史既非其人而膳夫趣馬亦非其人此其所以亂亡則人主不可不留意此羣臣咸戒之意也休陳少南以爲休美之時是也周公因羣臣進戒遂嗟歎而言曰當此盈成之世休美之時而惟此常伯以下知憂之者鮮矣周公之言此者其意正與無逸同恐其恃治安而忽之也知人則哲臯陶以爲惟帝其難之常伯以下周

公以爲知恤鮮哉乃知人主之職事其所謂難者莫難於此也惟其難如此遂以禹湯之所以得桀紂之所以失而發明之也古之人所謂有道之君惟夏禹者其王室之所以大強者乃在於求賢俊以尊事上帝而已天下有至強之勢不在於山川之險不在於甲兵之銳不在於人民之衆惟在於賢才之多而已能求賢才而用之則其勢無敵矣豈不大競乎室王室也有室猶言有天下也先儒以爲卿大夫室家迂

矣籲呼也故籲俊有求賢之意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以仁奉天天心其享之矣故禹之尊上帝湯之丕釐上帝之耿命文武之敬事上帝皆本於得人也九德之行臯陶所言九德寛而栗至強而義是也有九德之行者乃可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故也惟禹以籲俊爲心故其臣亦以薦揚爲務迪知其人致誠于九德之行者乃敢以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茲爲后矣則其教

告之言也蓋知人之道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其賢否不能逃恍惚于九德之行誠心安於此而非僞也故必廸知其有是而後敢告教其君苟不察其躬行者爲何如而惟其以言語文采遂以爲有此九德之行則聲音笑貌可以爲之矣廸知者驗之於實迹而知之也其告教其君也則拜手稽首以致敬盡禮言令既爲君矣不可不謹也惟其宅任事之公卿宅牧民之長宅守法之有司皆得其人則實

惟爲君之道矣宅謂居其位也周公率羣臣進戒而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此正夏之臣所以告教其君之遺意也面用猶所謂見賢焉而後用之也其臣既以是告敎矣故禹則謀見用其臣之大順于德者則可以居此三宅之位而稱其任也惟其臣必迪知之而後告教其君君必面用而後宅人上下不苟如此則小人安得以乘其間而進哉此篇之言三宅三俊者先儒以三宅爲五宅三居之宅以三俊

爲正直剛柔之三徳王氏則以爲三宅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位三俊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王氏所分不甚明白書既有五流五宅三居則以三宅爲去罪人先儒之説爲勝然以正直剛柔爲三俊則非也三者事也牧也準也此三者皆以俊才宅之故曰三俊蘇氏雖從先儒以三宅爲三居又曰事也牧也凖也爲三宅所以宅三俊是又以此三宅三俊分爲二也其言曰迪知忱恂于九徳之行是九徳爲三俊也舉

陶之九德則箕子三德之詳者也幷三爲一則九德爲三俊明矣此又蹈先儒之失蓋三宅當從先儒而三俊當從王氏王氏既以三宅爲常伯常任準人之位則茲三宅無義民說不行故以此句下屬於桀紂此說又曲既宅此三俊矣則夫民之不義而蹈于罪者不可不去之也故以三宅而宅五流焉蓋根荄不去而未不滋故也三宅却當從王氏之說有遠者有近者有遠近之中者非謂四裔九州之外中國之外

也至桀之德則不能爲往日大禹所以任人之道故其安任者惟暴虐不仁之人此其所以絶而無後也桀既以任非其人而自絶于天及成湯之德升聞于天大治上帝之明命以集于厥躬蓋亦如禹之所以尊上帝惟能舉賢才以用之而已是以代桀而有天下大治者帝命之明湯有以自取之故謂湯之大治也湯之受天命乃以用三宅之法以去無義之民能使各就其居處當其罪故克即宅其有俊德可以宅

乃事宅乃牧宅乃凖者因而任之能使各就其俊德任當其才故亦見即也蘇氏曰殷先去凶而後用賢夏先用賢而後去凶各從當時之宜要之二者相資而成也是也唐孔氏曰夏先言得賢見其須賢之切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又見其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耳不如蘇氏云嚴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夫成湯之嚴威儼恪而天下大法之者惟其能用三宅以去凶知三俊以任賢故其

效如此　又一說　此篇之言三宅三俊先儒以三宅為五宅三居之宅以三俊為正直剛柔之三德據經文初無流放罪人之意但言常伯常任準人之職所係甚重不可以非其人耳而其言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則三宅也者葢指任牧準之三者而言而三俊者則是有可以居此三宅之才者也亦不必泥於正直剛柔之三德故王氏曰三宅謂有常任常伯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任常伯準人之才者此說比諸

家爲優而蘇氏亦云此三宅所以宅三俊蓋經之本義如此言蘇氏雖以三宅爲所以宅三俊而其於三宅無義民則又以爲五宅三居之宅是以此篇之三宅分爲二說而其說則以謂人之有疾也食而不藥則不可藥而不食亦不可三宅三俊如藥食之交相養所以宅三俊及所以宅五流者皆曰三宅此說迂曲甚矣據三宅無義民只當從王氏說既三宅無義民則任是官者皆暴德之人所以至於罔後也蓋以

三俊而居三宅之位則是所用者義民非三俊而用之是無義民也無義民則不能爲往昔大禹所以任三宅三俊之道故其所任者惟暴虐不仁之人是以至於殄絶有夏之祀而無後也桀既任非其人而自絶于天及成湯之德升聞于天大治上帝之明命以集于厥躬蓋亦如禹之所以尊上帝惟能舉賢才以用之而已是以代桀而有天下大治者帝命之明湯有以自取之故謂湯之大治也湯之丕釐帝命以致

天下之治安推原其本莫非三宅三俊之故是以繼之曰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此數句亦當從王氏之說克即者言湯所用皆能就其事所稱皆能就其才嚴惟丕式者言其於三宅三俊之所言所行思之而不敢慢式之而不敢忽也夫如此故能用三宅三俊此說皆是蓋既曰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而又繼之以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者以見其好賢樂善

之誠心有加而無巳也夫如是故近在都邑之中則和協輯睦熙熙然得其所逺在四方之外則勸其德而大法之以爲矜式無非用賢之效也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巳正南面而巳嚴者恭巳之謂也協于厥邑丕式見德則無爲而治矣見德者曉然知上之人其德如是也至紂之德則不然矣自強爲惡其在朝廷者無非不仁也進用刑罰而有暴虐之德者與之同治其國而百姓莫不苦其殘害

衆習不善而有逸豫之德者則與之同治其政而庶政莫不底於廢墜此豈湯之所以丕釐景命之道乎故天監代殷而欽罰之使我周撫有華夏用湯所以大治景命之道而受命于天以奄甸萬姓也欽罰者王肅謂須暇五年是矣甸先儒曰治也王氏曰井牧其地什伍其民皆通受德先儒以為紂字夫桀德受德一也桀德則曰桀之為德而受德則以為其字何其自相異同如此據受德亦如桀德也抑嘗觀周召

之告戒王未嘗不以禹湯之所以得桀紂之所以失反覆而陳之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殷鑒在夏則周鑒在殷矣能以行事為戒豈遠乎哉周召欲成王克紹文武之大業必言其不可如桀紂廢墜禹湯之遺緒也不獨戒成王為然其戒殷之多士多方之諸侯亦莫不然孔子曰周監於二代蓋謂是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

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唐孔氏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蓋禍亂之作天之所以開聖人也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故

桀以任非其人而自絶于天湯則伐桀而有天下紂以任非其人而自絶于天文武則伐紂而有天下何者有廢必有興也然湯與文武之所以興者豈徒然哉韓信謂漢高祖曰項王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湯與文武之所以興者以其能反桀紂之道故耳桀以任是暴德而罔後故湯則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即俊所以反桀之道也紂以任暴

德逸德之人而帝欽罰之故文武則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所以反紂之道也既能反其道則其所以享天心而受帝祉者豈不與之異哉宜其天命之不庸釋也王氏以三宅已授之以位已任之以事故不可以不知其心若三有俊則灼見之足矣其意謂三俊未至於三宅之已在位灼見未至於克知之為詳先儒之分三宅三俊異於王氏故唐孔氏因之則曰賢者難識故特言灼見言其知之審也而陳少

南又曰君子小人之心一也小人之心曰克知君子之心曰灼見者蓋小人之心甚難知也一則以君子爲難知故克知爲略於灼見一則以小人爲難知故灼見略於克知予竊謂君子小人之難知也無有難易而克知灼見亦無有詳略也蓋君子小人之道雖若白黑之不同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苟其毀譽亂真好惡失正則白黑易位矣世有以小人爲君子者以其不知小人之心也使知小人之心則惟

恐其不退亦有以君子爲小人者以其不知君子之心也使知君子之心則惟恐其不進觀論語之書其論君子小人多矣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驕泰比周皆以君子小人之行事其相反如此則君子小人之心其異甚矣惟知人者視其所以察其所安使其善惡有不能逃則於小人豈不克知其心而於君子豈不灼見其心乎此知人則哲舜之所以爲難也惟文武克知小人之心故以三有宅而去之灼

見君子之心故以三有俊而進之去小人而進君子此其所以敬事上帝之道也敬事上帝則上帝之所眷顧以有天下故立民長伯也立民長伯先儒謂建諸侯是也王博士曰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立之長以治其屬立之伯以治其州凡以爲民而已亦是也蓋文武既有以當天之心故天命之以有天下則封建諸侯而天子端拱於上也此所以立民長伯先儒論立民長伯則是而於敬

事上帝以爲郊祀則非也夫文武之敬事上帝即禹之尊事上帝湯之丕釐景命蓋言事天之道莫大於得賢而乃以爲郊祀之禮不亦迂乎自此以下皆言文武之朝内外小大莫不得人也任人即常任也準夫即準人也牧即常伯也言文武之立政則以此三俊而作三事蓋此三俊其宅是職也莫不各有其事故謂之三事先儒以爲天地人之三事誤矣虎賁而下則其小臣也趣馬養馬之官周官凡頒良馬乘馬

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駑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即下士也小尹王氏曰小官之正也左右攜僕者蘇氏曰執持器物者百司王氏曰若司裘司服之類庶府王氏曰泉府玉府之類凡此小臣無不得其人也王氏以大都而下爲都邑之官司徒而下爲諸侯之官其說甚善周官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

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自庶府而上則所謂官府之臣也大都而下則都鄙之臣司徒而下則邦國之臣也大都小伯所謂建其長也藝人而下則其伍其兩其殷也大都小伯者陳少南曰猶言小大都伯也都邑之衆各有伯常長故以小大二言該之周官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小都卿之采邑大都公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也藝人凡有技藝者表臣可以為表正者百司都

邑之内有所司者上言有司而此又言之則知此爲都邑之官明矣太史林子和曰即庶史之大者是也尹伯者都邑之内凡正官之長也庶常陳少南曰凡有常事之人也自庶常以上無非吉士也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也亞其貳也旅其衆士也亞所謂伍也旅所謂殷也先儒謂言三卿者武王未伐紂時其意謂武王尚爲諸侯故言三卿其説不如王氏而蘇氏又曰六卿獨數其三不及冢宰宗伯司寇者周

公以師兼冢宰周公謂蘇忿生爲蘇公見蘇公以公兼司寇也而宗伯則召公兼之歟其說之鑿又甚於先儒令所不取微盧見於牧誓蓋西南夷也烝衆也三亳者皇甫謐曰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阪險也言夷微盧之衆及三亳之地與夫凡阪險之地爲之尹者無不得人也蓋自王朝而後都邑自都邑而後邦國自邦國而後蠻夷其內外之序如此故既言諸侯之官矣則繼之以

典掌夷狄之官亦得其人也若夫三亳之尹及阪地之尹此又在王朝都邑邦國之官之外者故特舉之於末也鄭康成則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東城皐南轘轅西降谷而唐孔氏以爲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此言最爲近厚唐姚崇嘗曰今止得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崇以十使猶患不得其人而

文武之臣大而至於任人小而至於攜僕内而至於王朝外而至於典掌蠻夷莫不得賢則知天下未嘗無賢特無以作之耳乃謂不可以盡得人天下豈有此理哉無乃厚誣天下之人乎然普天之下如此其廣百官之位如此其衆也焉得人人而擇之苟非其執要於上則推之以用人安能人人稱其職乎故文王能宅心則乃立此常事常事既立則夫司牧人者皆能俊而有德也人君以一身之微而應天下之變

情僞紛然如𩆊迴流孰知其爲君子孰知其爲小人惟宅心則毁譽不可得而汩好惡不可得而揺而常事立矣常事立此俊德之所以在官也季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毁棄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以譽而進之又以毁而退之則常事安得而立哉此無他不能宅心故也惟不能宅心而常事不立故有始於用賢而卒於用佞如唐髙宗明皇德宗憲宗者則俊安能以得志哉荀子曰王道治

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能見幽既能當一又欲正百是過者也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夫人君之所以不能宅心者惟其務兼乎庶言庶獄庶愼故也既欲宅心又欲兼乎庶言庶獄庶愼此正荀子之所譏也以一人之身而代百官之所爲則日將不暇給不惟

庶言庶獄庶慎荒墜而失其序又且失乎宅心之要矣惟以宅心爲要者則雖不兼乎庶言庶獄庶慎而此三者各得其條理何者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自有司之者何必身兼之哉故夫文王之宅心則不兼庶言庶獄庶慎惟以有司之牧夫爲急蓋能以有司之牧夫爲急則是訓之以賢之可用而訓之以凶之可去用賢去凶則人主之職舉矣所以宅心者此也所知者知此而已庶獄庶慎非文王之所敢知也蘇

氏曰庶言有司所下教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蓋此皆有司之事故惟擇有司則其事集矣違去也惟文王之宅心也如此故武王雖率循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以不敢廢其義德而其率循文王經綸天下之謀蓋從其容德而已容德即宅心是也義德者伐商是也丕顯哉文王謨所謂容德也丕承哉武王烈所謂義德也言武王雖率循文王之伐功是不替其義德而其經綸天下則惟循文王所以

宅心而不兼庶言庶獄庶慎之容德也惟武王之所
率者文王之容德則成王之於文王當如何哉武王
以此而遂能集文王之大統以並受此大基業則成
王亦當以此而持盈守成以保有社稷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凖人牧夫我其
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
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
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

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兹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

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自古國家之隆替興亡不在乎勢之難易而惟在乎賢能之用否桀紂繼世而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則其保有社稷以守前人之基業其勢為易然以不用賢之故遂至於亡國喪家覆宗絶祀雖欲為匹夫而不可得禹為司空湯與文武為諸侯則夫光有神器奄四海而君之其勢為難然以用賢之故遂能克當天心以王天下若探囊中物也今成王以幼沖之年

然為王矣所履之位與禹湯文武桀紂同也所御之權亦與禹湯文武桀紂同也禹湯文武之與桀紂其相去不啻千萬里之遠而其原則在於用人之當否王其為禹湯文武乎其為桀紂乎隆替興亡之端蓋兆於此王其無以為幼沖而不之恤也蓋自周公之未歸政也舉直錯枉彰善癉惡以之而維持天下者其責歸之周公王雖端居禁中無用無為可也今既即政而王矣其可不念哉故前既歷叙禹湯文武之

所以興桀紂之所以亡者自此而下則戒成王也王氏曰言其繼上帝則曰天子言其繼先王則曰孺子周公之視成王尊則君親則凡之子此非也前言嗣天子王矣者周公率羣臣進戒而賛之言也賛羣臣之言不得不曰天子非有尊親之辨也若順也順者謂其順於道非爲其順於君也夫君子之用於朝必使之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強其所劣揜其所能於君爲逆矣而於道則順也小人之用於朝阿合諛佞以

求媚於上於君為順矣而於道則逆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逆于汝心雖逆而非逆也乃所謂順也遜于汝志雖順而非順也乃所謂逆也蓋正直之言難入而諂諛之説易合故於君子之所順者必灼知之而後能信任之也受民者王氏曰王者之得民上則受之天下則受之先王也惟文武用人之效如此今王既即政繼自今日已往其所以立政立事者惟在于準人牧夫之

得其人而已而其所以用之者又在於灼知其所順則君子得志而小人不得掩蔽君之聰明此所以大能使治以相助我所受之民庶獄庶慎各得其條理而無不和也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此用君子之效也既用君子而享其效則不可以使小人間之也蓋君子小人之道不同若氷炭之不相入不可以共事然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衆小人用事有一君子未能有濟衆君子用事有一小人其爲害也必矣

蓋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不肯枉已以求進小人不得志則乘罅抵巇以誘其君期於必進而後已故古者雖其俊乂濟濟號爲多士而乃始治而終亂始於用賢而終於用佞者惟其以小人間之故也昔齊威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不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

小人參之害霸也仲之此言不獨霸道然也我其克灼知厥若知之也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用之任之信之也時則勿有間之不使小人參之也相者猶謂左右有民輔之翼之前於三有宅曰克知三有俊曰灼見而此於凖人牧人又曰灼知乃知前所謂克知灼見者無有詳畧也末終也夫所以用君子而以小人間之者惟其忘之故也故周公之戒成王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

我所受之民蓋雖造次顛沛之間而未嘗一出言忌之也其求賢之切如此則小人安得以間之哉夫古之人君急於求賢俊乂如林固足以致治矣而其心猶恐乎山澤之間有埋光鏟采而不肯仕者必欲無一賢之或遺而後已則一話一言之間其終思之也必矣前曰相我受民此曰乂我受民此則史家之駁文不必辯也周公又嗟歎曰予之所以告成王謂既王天下不可以不擇人者乃我受衆人之美言故悉

以告不敢自有之也觀羣臣進戒之言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遂因之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則其受人之徽言以咸告其略可見矣夫以周公之聖而其告王之言必歸之他人此其謙德也晉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伯尊下車而問焉輦者曰君親縞素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取輦者之言以告而不歸之輦者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

績乎攘善也亦異乎周公矣文子文孫者王氏曰守成則無所用武曰文子文孫者謂成王也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是矣言成王既爲文王之孫武王之子則繼自今以往庶獄庶愼不可以有誤也惟正是乂之而已先儒以正是爲正是之道王氏則謂正一而不可變是變而不可常守正所以立本從是所以趨時楊龜山辯之以爲是與則具是依是違之是同而陳少南之說尤爲簡易可用曰惟正是乂

之者伸前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之言也乂民之術非他也正仰此成德之美士也蓋欲獄慎之無誤非得人不可周公之陳文王之事則謂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而其告成王又欲其無誤者罔攸兼所以勿誤也唐太宗問張元素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尚賢者能使有司善知

則高居深拱誰敢犯之以是觀之欲獄慎之勿誤必罔兼之而後可也蓋所謂勿誤即所謂和我庶獄庶慎也自古商人此又伸言其事也唐孔氏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别意也則克宅之者即所謂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也克由繹之者又從而紬繹其所行之事也使之宅其職而不紬繹其所行之事則小人得以矯偽而欺君矣能如此乃可以使乂我受民也國則罔有立政此

又伸言桀紂之事也言桀紂之國所以不能立政者惟用憸人之不順於德者使其君無顯名在於其世也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得君子而復有令譽故用憸人則無顯名矣不順于德則非所謂丕訓德也憸人小人也惟桀紂以用憸人而無顯名故成王繼自今以往凡所以立政者勿用憸人惟用吉士使之勱相我國家也勱勉也勱相言勉力以輔其君猶所謂勱翼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以下此又申言之

丁寧委曲期成王之心明白而不疑也此篇初言常伯常任凖人既而言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既而言任人凖人牧夫雖其序不同而三者並存也既而特言凖人牧夫既而又特言牧夫或特言有司牧夫初言庶言庶獄庶慎既而特言庶獄庶慎既而又特言庶獄此正上言禹湯文武而下惟言商與文王唐孔氏所謂言有詳略無别意者是也正如大誥或言邦君尹氏庶事御事或言邦君庶事御事或言邦君御

事其或言或不言者豈其有在有不在乎而説者於言準人牧夫則以立事爲常任言庶獄庶慎則以是訓用違爲庶言夫立事者即立政也安得以爲常任之官而以是訓用違爲庶言其釁尤甚至其特言庶獄牧夫則又曰獄者政之終牧者官之長官舉其長政舉其終則無不舉矣此皆強爲之説也其克詰爾戎兵者爲國有本末得人以立政則其本立矣然後可以制服天下也昔裴度嘗言於唐以爲逆竪搆亂

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小大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秪亂山東禁闥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闥患大以此觀之則詰戎兵必在於用人之後也詰治也詰戎兵者所謂除戎器也言其治此戎器以升行禹之舊迹各以其方而行于天下至于四海之表無有不服者此皆其用人之成效也蓋夫四海之表所以無敢不服者固不在於戎兵然戎兵不可不詰

蓋除戎器戒不虞之道也若夫晉武帝之去武備唐蕭俛之銷兵則昧夫詰戎兵之道而唐太宗漢武帝窮兵於萬里之外疲弊中國以求四夷之來臣則又失夫詰戎兵之本意矣耿光言其光明之德也夫用人立政而至於海表賔服則足以顯文王之明德亦足以揚武王之大業也覲見也見其耿光則其德顯矣能如是則成王之為文子文孫之道盡矣周公又終戒成王言自今以往其立政也必用有常之人焉

蓋惟君子而後有常若夫小人則乍賢乍佞其未得志則痛自矯飾以欺世俗而盜名既得志則其眞情見矣故惟求其有常之人而用之則小人不得以濫進也此篇或曰俊德或曰彥或曰吉士或曰常人雖則不同皆君子之美稱也而說者謂常人不如吉士吉士不如彥彥不如俊德思其上不可得則思其次亦鑿也太史官名也周公呼太史而告之曰昔蘇公之爲司寇敬於用獄以長我王國長我王國所謂其

寧惟永也今此亦當於用獄之法而慎之以其列而用輕重之中者也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蘇公者武王之司寇也列者蘇氏曰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其惟克用常人以上此篇之義足矣而繼之以此者意者上言庶獄而使遂取此以繼其後乎不可得而見也王氏謂立政之意始於知恤而終於用中罰者蓋知人而官使之上下小大各任其職不廸者糾之以法政之所以立也

王氏此言蓋爲新法地爾自司寇蘇公以下雖則數言而吕刑一篇之意盡於此矣如禹謨云德爲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而箕子洪範一篇之旨亦備見於此大抵聖人之言約而言之則雖數語而不爲不足推而演之則雖百言而不爲贅此後世能言之士所以莫能加也

尚書全解卷三十五